

7月初,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作者唐博在广州连开两场新书分享会,众多历史爱好者慕名而来,座无虚席。

近年来,“宋史热”成了历史类出版的现象级事件。既有以皇帝为核心的人物传记,像吴钩的《宋仁宗:共治时代》,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也有以具体时间带出时代图景的,像郭建龙的《汴京之围》;还有关注宋人衣食住行、生活状态的,像马骋的《假装生活在宋朝:京都汴梁等地生活指南》,等等。

除了宋史,其他朝代史也涌现出诸多热门图书。《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壹: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翦商》《大唐之变:安史之乱与盛唐的崩裂》等,涉及北魏、秦、商、唐等多个朝代,历史类出版物的走红,数以百计的大众历史读物热卖,成为出版业界的现象级事件。

图书出版行业的“历史热”,源于广大读者对历史的喜好和热度。这样的热度是怎样出现的?引导这种热度的科普类历史读物,与学术类历史著作在写作上有何不同?羊城晚报记者近日专访了《宋高宗时代的大人物》的作者唐博。

## 壹 “宋史热”冷观察:仍有诸多研究空白

羊城晚报:为什么这几年有关宋史的书写热度这么高?

唐博:热度的提升,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与近年来宋史题材影视作品的大量涌现有关。比如《知否》《清平乐》《梦华录》等,还有前几年的《精忠岳飞》。这些影视剧的出现,带动观众们从一般性的追剧,逐渐触发对于宋朝历史的兴趣。二是宋代题材影视作品带有新鲜感。以前清史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多,家喻户晓的《还珠格格》,TVB经典《金枝欲孽》,还有这几年热播的《甄嬛传》《延禧攻略》,看多了大家可能有点审美疲劳,希望换换口味。以前相当长的时间里,宋代题材的影视作品比较少,所以这段既陌生又熟悉的历史,会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三是宋代历史具备独有的特质。商品经济在宋代有

了长足发展,某些社会元素带有前现代的特色,更容易引起当代人的共鸣。唐宋文明的转型,事实上也是一种大变革,宋代也经历了几次大规模改革,同样处在大变革时代的我们,期待汲取历史经验、为我所用,宋代恰恰提供了某些可以参照的样本。

羊城晚报:学术界研究宋史的人多吗?

唐博:相对唐史、清史,宋史研究是比较冷门的。也曾涌现出邓广铭、漆侠这样的大家。然而,随着他们的陆续离世,宋史学界不但缺乏这种级别的“精神领袖”,而且面临“中生代”专家青黄不接和在历史学圈外知名度不高的问题。当然,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宋史研究仍有诸多空白点,能够吸引对宋史有兴趣的学者参与进来,做出成绩。

羊城晚报:学术界研究宋史的人多吗?

唐博:相对唐史、清史,宋史研究是比较冷门的。也曾涌现出邓广铭、漆侠这样的大家。然而,随着他们的陆续离世,宋史学界不但缺乏这种级别的“精神领袖”,而且面临“中生代”专家青黄不接和在历史学圈外知名度不高的问题。当然,这也客观上造成了宋史研究仍有诸多空白点,能够吸引对宋史有兴趣的学者参与进来,做出成绩。

## 唐博解读『宋史热』:

# 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

文/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 叁 讲好中国故事,历史故事是重要一环

羊城晚报:研究历史的学者和书写历史的作者,二者对于历史的呈现方式有何不同?

唐博:不光是宋史,历朝历代的历史在我们今天的叙事书写中都存在两个类型的书写者,一个是学术研究的书写者,以大学教授、科研院所的研究员为主;另外一类是科普读物的书写者,范围更广泛,既有大学教授和科研工作者,也有社会上的历史爱好者,包括政府官员、企业职员,以及职业作家,等等。

正宗的学术研究和科普读物的撰写,二者因为叙事方式不一样,受众不一样,写法不一样,甚至因为语言呈现的方式不一样,可能会带来某种感官上的不同。有些学者写的学术著作,语言晦涩,单纯追求学术的神秘感,完全不考虑受众感受,读起来很费劲,甚至不知所云。有些科普类作者,对最新学术研究成果的吸收不及,或者对相关专题的研究不深,从而在著述中出现了错误结论,甚至把民间传说当作历史事实来书写。这些都是对读者不负责任的表现。

历史学研究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正本清源,就是要搞清楚历史是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专题的学术研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比如,宋史专家要回答,“斧声烛影”到底是真是假,“狸猫换太子”究竟是怎么回事,宋朝的妇女怎样才能离婚,宋朝的军队指挥体系在南宋、北宋有何不同,等等。另一个目的就是以史为鉴,很多人说历史是无用之学,其实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甚至未来可能还会以某种方式继续发生,当同样的历史情景再现,该如何规避风险,趋利避害,需要我们回顾历史,借鉴历史经验,为当下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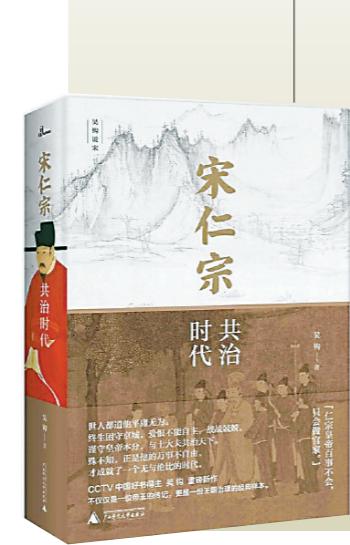
正宗的学术研究和科普

读物的撰写并不对立。历史学的研究终归要走向大众,否则就失去了研究的意义。走向大众的方式,就是要用大众接受乃至喜闻乐见的语言告诉大众,让历史学研究成果转化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正面力量。历史学研究虽然处在象牙塔里,但不应该躲进小楼成一统,历史学不能仅仅为学术服务。书写普通人看得懂的、生动的历史,为他们带来全新的认知,帮助他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进行辩证分析与评价,实现以史为鉴。这正是历史科普的意义所在。

今天,我们总在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其实,历史故事就是中国故事必不可少的内容,需要更多科普工作者来把它们讲好讲透,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历史故事,承载学术研究的航船行稳致远,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羊城晚报:不仅仅有“宋史热”,市面上还涌现许多不同朝代大众历史读物。相较于20世纪80-90年代的“文学热”和“诗歌热”,今天为什么会掀起“历史热”?

唐博:我印象里,近二十年来“历史热”的兴起,跟央视《百家讲坛》有很大关系。阎崇年、刘心武、纪连海、易中天、于丹、王立群、蒙曼、郦波等专家学者,不管是中文系出身,还是历史系出身,都来讲史,并从精英语态转为大众化语态,掀起一股席卷全国的历史热潮。而且,当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人们也必然会增加对文化的需求。今日之中国,无论是纵比过去,还是横比列强,经济实力、国际地位都大大提升。在现有的基础上往前走,进一步发展,有必要深入了解我们这个民族的过去,离不开对历史的解读和发掘。



## 肆 “重文”促进了两宋文化的繁荣

建设有哪些启示?

唐博:这几年宋史热度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整个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宋朝迎来了文化大发展的巅峰,无论是科技文化还是人文文化,都推陈出新,持续创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宋朝文化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首先在于官方的推动,社会各领域对文化发展给予了很高的宽容度。

我举一个例子,宋仁宗本人就是个文化行家。虽然他没有留下什么著名文学作品,但是他对于文人的重视和尊重,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宋仁宗上朝的时候,允许文官放开争论,充分尊重文官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在朝堂上,说到恳切处,包括的唾沫星子甚至喷到了宋仁宗的脸上。这种对文人关照的实际行动,其实就是对文化的关照。在

这方面,宋仁宗是个楷模。

两宋文化的繁荣,离不开“重文轻武”的“祖宗之法”。虽然“轻武”导致北宋时期对外战争常常失败,南宋初年抗金将领惨遭迫害,但“重文”作为指挥棒,确实引导全社会崇尚文化,促进了两宋文化的繁荣。

科举考试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通过考试录用的进士,在北宋时期数量骤增,在全社会逐渐形成了“学而优则仕”的共识,促使更多的底层民众将读书作为改变人生命运的主要渠道,客观上提升了全社会的文化普及和识字率。

政策支持、顶层设计、经济发展、普通民众读书习字形成自觉和习惯,这既是两宋文化繁荣的诱因,也对我们今天促进文化建设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值。第三章继而以书学专业视野和书学文献校勘相交错的方法重新观察唐宋书学典籍。第四章以敦煌文献《书势论》为心理探讨了书势之论的产生和演进,本章第三节、第四节利用新发现的朱长文《集古目录序跋》考论北宋的版本校勘和石刻著录,既是传统文献研究,也是新兴的书籍史、知识史研究,令人耳目一新。

总之,陈老师《墨池编》研究始于2006年,至《研究》出版已历十七

从政丰富并锤炼了张泽华的文思,文学不仅浸润了他的品性,也将他的人生拉宽

## 书序 世上苍生架上书

□蒋子龙

最初由《香港商报》出题“品鉴岭南”,十多年来全国竟有70多位知名作家先后到汕头采风。人们要问,这么多作家为什么会一次次地蜂拥至汕头?

这固然跟汕头的魅力有关,但最关键的是要有一位能把作家们领进汕头的——“引路人”。这个人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通晓汕头的历史脉络、文化风物,并有广大的人脉,是“汕头全书”式的人物;二、善为文章,了解作家,与文化界有广泛的联系。

汕头恰好就有这么一个人——张泽华先生。

农家才子,十几岁发表小说,虽然年纪轻轻,却也经历磨炼。中学毕业后,本已考进省中专学校,却因“文革”爆发,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他只好回乡当农民。在村里报名应征,体检政审合格。云南铁道兵部队拟让他进部队后当文艺兵,却因53岁的父亲在家里突然摔倒辞世,他只得留下陪伴母亲操持有四个弟妹的家。村里安排他当民办老师,月工资15元加14个工分。他仍写作不断。两年多后,县里突然通知他去县城体检,十多天后吸收他为国家干部,安排他到县文化馆当创作员,逐步步入政坛!自古为文好者,是为官的基础。

一步步由农村最基层做起,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团县委委副书记、书记,团汕头市委副书记、书记……在汕头市诸多区县里转着圈子地当书记。民间的口碑是:“他干好一个地方,就被调到另一个更需要他的地方。”

讲一件小事,可见他的风格。尽人皆知,一旦沾染上毒品,再想戒掉就势比登天了。作家们却在汕头亲眼所见一些曾经的瘾君子,不仅彻底摆脱了毒品的控制,还有了一份很不错的职业,亲耳听他们讲述戒毒创业的故事,可称得上奇闻异遇。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器质精壮的家具店小老板纪耀宏,与隔壁商店的老板发生纠纷,失手致人重伤,被判刑五年零六个月。刑满出狱后,求职无门,开“摩的”拉客,都无人敢坐他的车;到建筑工地干苦力,包工头知道他蹲过大牢,也不敢要他……就在他走投无路的时候,遇到了人生中的贵人——区委书记张泽华。这位区委书记正想通过纪耀宏做个标杆,挽救一批身上有贊儿又自暴自弃、不能融入社会的年轻人。于是全力扶助纪耀宏联合另外5个命运相同的朋友,创建了鸿泰搬运队。

如今20多年过去了,当年6位朋友全部事业有成,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考上了技校,有的考上了本科院校,有的毕业后进入国家科研机构工作……

“世上苍生架上书”,从政丰富并锤炼了张泽华的文思,文学不仅浸润了他的品性,也将他的人生拉宽。

既要重视自我情感的抒发,也要注意在抒发中表现自己的社会责任



个人起家的鸿泰搬运队,现有本地员工800多人,其中近300人是保安。搬运队却因服务一贯安全可靠、专业性高、效率好,竟创出了自己的牌子,业务应接不暇,并建起了自己的三层办公楼。

最令人惊奇的是这里每年都要安置刑释人员五十多个,可以说来一个安置一个。要想活着,就要做人!张泽华的目的实现了,只要进了鸿泰,“重新违法犯罪率为零”。

张泽华担任汕头市公益基金会会长,热心慈善事业。这一任就是八年,为他深植善根,广结善缘,打好了基础。其间他还出版了四本文学著作……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当作家们的“领路人”做准备。

作家采风团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主人的远接高迎,尽管张泽华总是站在作家们身后,但作家人心里都明白,主人的盛情及坦诚,完全是看他的面子,他才是采风团的灵魂人物。在交谈中,有些被采访者会不自觉地讲出张泽华曾如何帮助他们……

其实,他本人就是作家,又太熟悉自己的城市了,驾驭汕头的重大题材,还得数张泽华,笔下真情弥漫,文风明润。他写英雄贾得生,头颅被炸开,脑浆迸流,硬是把舵轮,稳住快艇,直至海战取得胜利,刚猛激烈,摄人心魄;在《王佩君:外砂集义福利会的旗手》以及与黄浩瀚合写的《辛亥革命时期的潮汕华侨》中,详细描述了汕头慈善事业的传统,乃至在民间形成风气的过程;写《追星不如追科学家》,则别有意味,文采脱然爽洁,妙语连珠。

他不仅请众多作家来汕头,还曾分批邀请57位中国科学院院士和著名科学家来汕头,到500多个校园普及科学知识,培养科学人才。如今在汕头涌现出的100位“小发明家”中,有的考上了科技大学,有的被国家选派出国深造,有的毕业后进入国家科研机构工作……

“世上苍生架上书”,从政丰富并锤炼了张泽华的文思,文学不仅浸润了他的品性,也将他的人生拉宽。

## 洞见 在比较中鉴赏诗词曲

□彭笑远

据《黄天骥诗词曲十讲》后记所叙,该书是在黄天骥先生讲课录音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虽然多数读者无法在课堂上亲炙黄先生的教诲,但通过阅读本书,依然可以感受到学生现场授课时的风采。读罢全书,一个最深的感受就是,黄先生娴熟地运用比较的方法对诗词曲的鉴赏和创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剖析,体现了先生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创作经验,更反映了他自觉的比较研究意识。

对于如何比较,黄先生也有着明确的方法论,他指出:“黑格尔这一段话,在方法论上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所谓比较,就是研究作品的‘同中之异,异中之同’。”

同一文学题材比较。如书中对晚唐诗人薛逢《贫女吟》、晚唐诗人李山甫《贫女》、晚唐诗人秦韬玉《贫女》等三首《贫女》的比较就是个范例。诚如黄先生所言,有些诗人使用同一题材,甚至连题目也一模一样,这样就更适合比较它们的得失高下。这就像今天在考试后阅卷,可以从同一考题中,评判出考生不同的水平一样。

他指出,中晚唐时期不少诗人喜欢写贫穷女性的情态,其中共同的原因在于诗人们一方面出于同情下层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也往往以贫女自喻,寄寓自己的积郁。但同样都是晚唐诗人,同样都是写贫女,同样都是借题发挥,为何秦韬玉的《贫女》就要更胜一筹?围绕着这一问题,黄先生展开抽丝剥茧式的文本细读,从创作论的角度出发,对这三首诗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和对比。最后得出结论,薛逢、李山甫所咏的贫女相比,秦韬玉的高明,还在于以顿挫的笔触,层层推进地表达贫女复杂的心态。这

## 探源 古本校勘成就书学文献研究典范

第一次全面调查了唐宋书学诸书的抄本,发现了新的版本系统

# 古本校勘成就书学文献研究典范

《江校》和《研究》第一次全面梳理了唐宋书学文献群的版本系统,这样的版本研究较之单一典籍的版本梳理更为复杂,难度更高,开启了版本研究的新思路。首先,以前的《书法要录》和《墨池编》的版本研究多关注刻本,没有认真调查抄本,也没有做过抄本之间、抄本与刻本之间的版本对比。陈老师第一次全面调查了唐宋书学诸书的抄本,发现了新的版本系统。《墨池编》的明抄本(即横野洲草堂抄本)、《书法要录》的吴岫抄本、明王世懋抄本、台北故宫刻本抄本的发现意义重大,与刻本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统;其次,新发现抄本与刻本之间的关联,不同书学文献的不同版本之间文献价值、校勘

价值的重新发掘,为今后的书学文献整理与研究提供了新路径;最后,陈老师的文献视野宽广,不仅关注唐宋书学文献群内部的关联,也从历代别集、总集、书画专书、金石专书、类书等各种类别的古籍中发掘唐宋书学文献群之间的文本关联和书学传承线索,并且全面吸收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正如陈老师在《江校》前言中所说,本书“将《书法要录》《墨池编》《书苑菁华》熔于一炉,特别是选择若干新发现的古本进行校勘,是本研究的发明和创新之处”,应将《江校》视作唐宋书学典籍的总体整理和校勘。陈老师的《墨池编》研究始于2006年,至《研究》出版已历十七

陈志平老师新著《墨池编汇校》和《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以〈墨池编〉为中心》是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中国历代书法资料整理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的首批重要学术成果。

从年代、版本和学术脉络上看,《墨池编》都是核心的书学文献,但学术界有关此书的研究还不够充分。既往书学文献研究虽然重视《书法要录》《墨池编》《书苑菁华》等唐宋著述,但是《墨池编汇校》(以下简称《江校》)、《中国古代书学文献研究》(以下简称《研究》)两书从书籍的脉络上辨析诸书之间的文献关联,版本序列和学术沿革,作出了体大思精、具有突破性的学术贡献。